

翁山文外

二

新文外

翁山文外卷二

番禺屈大均譔

序

詩義序

昔者春秋之未作也其義在詩詩亡而其義乃在春秋
故春秋者夫子所以繼詩者也其義皆詩之義無春秋
則詩之義不明詩爲經春秋乃其傳也人惟學夫詩而
後知其義以春秋而明左氏以周鄭並稱斯則周與鄭
爲二國又外傳之中有周語斯則周與同姓異姓諸國
爲列國而天子夷于諸侯矣其亦未嘗學夫詩乎嗟夫
夫子之書王風也猶春王正月之義也不以周與十五

國並所以尊王十五國之中而有王明乎王爲十五國
風之主也又言王風以別于周南也周南者文王之詩
文王諸侯也故曰周南南亦風也言周風則與周南同
又嫌于與列國同也且也周自東遷而周失其爲周諸
侯知其爲周而不知其爲王言王風者使諸侯知其爲
王也又宋無風而有商頌魯亦無風而有魯頌宋與魯
皆夫子之宗國故尊之而存其頌書曰王風亦所以尊
周室此詩之義也嗟夫詩未嘗亡亡者詩之義耳夫子
不爲詩以存義而爲春秋以存義夫子之力其殆窮于
詩而通于春秋乎予嘗爲詩義一書純以春秋爲言以
爲今之世匪惟詩亡而春秋亦亡夫子之所通焉者至

是而大窮其義遂不能行于天下舉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者皆不可以王之風王之正月爲夫子所大書特書者與之言嗟夫詩者事父事君之具也不知王之所以爲王則何以事其君父將忠于其所不當忠孝于其所不當孝忠與孝至是而不得其正徒爲名教之罪人而已矣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則思無邪者其亦無邪于忠與孝求其所當忠所當孝者而忠孝之斯春秋之所亟褒以爲臣子之典型者哉

老子註序

諸子中莫精于老氏其學蓋得之于黃帝史稱黃帝明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

木漚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
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是皆易所謂通其變使民不
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然則善演庖羲之易者莫
如黃帝老氏之學既得之于黃帝則亦得之于易矣然
吾觀易尙陽而老氏尙陰易貴剛健而老氏致柔老氏
于易甚不類所謂易之失賊老氏有焉晉人以老言易
不惟非易之用且非易之體此三聖之罪人也而吾今
者乃以易言老以易之正救老之偏以易之公救老之
私以易之源救老之流閑之于易之中收之于易之外
使莊列之沈洋自恣與申韓之慘斂少恩其弊皆可以
少止其亦差有功于吾儒否耶吾友朔方郭子初從參

同契以知易繼從易以知老子其學深于後天象數平生所言無一不本于易故其言老子一如言易焉庖丁之刀以無厚入有閒所解牛數千而刃若新發吾嘗謂郭子以易爲刀將批五經之大郤導諸子之大窾皆因易之固然無不躊躇滿志其大醇則得之于易也其小疵則失之于老而郭子弗計也惟吾言之所至使儒者見之以爲儒老者見之以爲老斯亦已耳而何必自名一家之爲引史稱世之學老子者絀儒學儒者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郭子殆不然郭子之易得郁溪之傳郁溪不言老而郭子推其意言之亦猶老氏不言儒而莊子推其意言儒其亦寓言之意云爾

參同契證易解序

屈子曰吾嘗讀參同契而知古神仙之學皆得之于易
易之道廣大精微與天地相準得其一端可以出有入
無而爲神仙況于吾儒得其大中至正者乎王化成云
吾儒亦有神仙焉顏氏子是矣昔孔子贊易謂顏子其
殆庶幾至以列于繫辭直接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
王之統夫何嘗以其年之弗永而置之乎夫復卦爲天
地之根本造化之心因之而見以顏氏配復之初卽配
乾之初也乾之初潛龍勿用子曰龍德而隱者也夫龍
而潛人而仙雖一陰一陽變化不測亦何嘗一息而不
在人世哉今讀易而恍然見庖羲以下九聖之神明洋

洋耳目之閒與日月同其盈虛與四時同其消息而亦何疑于顏氏之子乎哉魏伯陽氏得斯意故其于易動則循乎卦序靜則準乎彖辭表以爲麻終而復始遂以窮神知化通德三光而蟬蛻人世今觀其書言言歌敘大易絕不及道德南華一語誠可謂能尊三聖者但其言秘奧幽渺非知夫易之源者不可以知其流今方外士有知參同而不知易者矣未有知易而不知夫參同者也朔方郭子少習丹家言篤信參同玩味十餘年未達其旨其後南遊至韶陽師事彬如郁先生得其後天象數之傳因以所聞詮釋參同以易爲證予讀之以爲易傳也不知其爲參同之傳也噫亦至矣哉因謂郭子

弟子之師彬如先生殆儒而仙者也吾聞其在高涼夢
有潘茂名真人者爲講益卦至水道乃行豁然有省嘆
曰真人于我神友我于真人心師因建仙易亭于鑑江
之上以識所得臨終無疾過子丹霞之堂朗誦定性書
端坐而逝噫嘻此非伯陽之所謂化形而仙淪寂無聲
者乎今子之于易也合天人而一之貫佛老而通之其
將爲顏氏子乎爲伯陽乎使仙家得子以爲仙何如吾
儒得子以爲儒乎孰正孰偏孰修孰短子之智必能辯
之

字說序

字心象也心無象以字畫爲象象心而畫畫外無心心

外無畫伏羲倉頡其皆神于心之用者乎故夫人能卽
畫以見心則可卽心以論畫至矣哉梁子之字說也梁
子善易所言多發明康節先天之秘康節每覩一物卽
能分爲四梁子見一字亦輒能分爲四蓋從伏羲卦畫
識得此心之本故能以心說易以易說字雖其字之義
不必皆合于古人而其易則合矣其易不必皆合于字
而其心則合矣先□人云凡有畫皆後天也先天亦何
所在乎神明者卽此後天而先天以見又曰先天明體
而用卦爻自內而生後天明用而體卦爻自外而生內
者何心也所謂先天也梁子于畫前有得故能于畫後
肆口而言知易之爻爻皆具太極體用則知字之畫畫

皆一出乎吾心開闔之機卦爻卽字字卽卦爻能識自
心之易則知自心之卦爻知自心之卦爻則知自心之
字故非識心者不可與論卦爻並不可與論字六書之
源一畫之本學者當求之于心求之于心而有得又豈
以梁子之字說爲非也哉

永安縣次志序

代

永安在明代立新縣厯十有八年而志成自萬厯丙戌
至今百有二年于茲矣所傳者猶然葉石洞先生之所
撰此外紀載蔑如不佞始至邑念昔朱紫陽氏守南康
下車卽詢郡志君子謂其識先務何者土地人民政事
國之三寶載諸志皆爲周官之典故是亦一邑之閭史

也能治一邑之間史是卽讀書是卽爲學亦何必沾沾學優而後仕之爲乎且夫民人者吾之師社稷者吾之保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所以師民人事民人也師民人所以師天子事民人所以事天子邑無大小卽儉猶周室之未成子苟盡心焉是則吾爲學之大焉爾矣石洞志凡爲八篇圖四自言其事核其辭危其稱文小而鏡鑒大然其時去筆車藍縷尙未久事多綿蕞規矩未備茲于建置都里山川三篇則本之微有損益以其四圖爲綱而益以三十有七圖爲目命父老各以其約畫方計里爲圖以上而緒正之志則爲十有七篇與二三士大夫相博採歷歲久數被兵革掌故一一無徵固

窮鄉下邑則然無足怪今天子雅重史事萬幾之餘按
閱天下輿圖職方物志數召諸儒臣顧問我大中丞某
公因命諸郡縣以次編纂補闕拾遺續成新志斯誠國
家一大盛典哉志有三長不佞不得一重以聞見茫然
益爲悚懼稿成謬以石洞所撰爲初志茲爲次志將與
初志並行石洞平生志惠安志順德及永安凡有三志
皆簡古卓有體要議論正大多醇儒經世之言永安始
闢時賴其八志四圖于疆里山川徭賦民風吏治賢士
大夫理亂之原阨塞戶口多寡強弱之處燦然具列得
傳至今使後之爲令者求治理于是乎在而當時實因
郭令公之藩所請郭自序稱夙夜兢兢撫流徙度土田

定賦更薄征斂重積貯養孤疾本秩禮嚴什伍治兵戎
詰奸慝正罪法伐山通道自官寺學校祠廟倉廩城池
至于杠梁廐置亦悉增修噫嘻二君者一賓一主志也
賴其草創邑也賴其經營不佞生乎百載之後得遠遡
風徽踵事增華于其際雖孤陋寡聞爰爰之識于蒐羅
纂組未能有補其一二然珠玉之前糠粃之後亦二公
之所不拒也敬書大略以復我大中丞公之命云爾

廣東文選自序

夫子稱述而不作述之中有選存焉若書詩是也書始
唐堯而五帝以來言不雅馴者勿道詩始殷湯而白帝
皇娥塗山之歌言而荒誕者勿道夫子之慎其言如是

彼夫左氏之述國語昭明之述文選是皆夫子之志也
哉書詩如夫子一家之言國語文選亦如一人之所作
以我範圍古人不以古人範圍我夫子者述者之聖二
子者述者之明者也大均不敏竊嘗取廣東先哲之文
纂爲越語以附于左氏越語之後旣而思之不如稱爲
廣東文選之善蓋以予先有廣東文集之役自兩漢至
明人各爲集大家數十名家百餘凡爲二百餘集譬之
水焉文集爲牂牁大洋而文選爲一勺譬之山焉文集
爲羅浮二嶽而文選爲一卷使觀者從一勺以求牂牁
大洋從一卷以求羅浮二嶽是一勺爲牂牁大洋之所
必須一卷爲羅浮二嶽之所不可少文選爲文集之車

右輪相輔而行而不可廢一者也嗟夫廣東者吾之鄉也不能述吾之鄉不可以述天下文在于吾之鄉斯在于天下矣惟能述而後能有文文之存亡在述者之明而不徒在作者之聖吾所以爲父母之邦盡心者惟此一書于先哲之文如桑與梓存者爲先哲顯其日月光華刪者爲先哲藏其珠玉瑕類是吾之所以爲恭敬也云爾書成合詔令疏奏序記傳論碑誌之屬與賦頌樂府四五六言諸體凡爲四十卷梓而行之以爲廣東文集之先聲

凡例

一吾粵舊有嶺南文獻一書督學蘄陽張公鳳翼所撰